

叶梦“男孩阿墨系列”：

照亮童年的来路

□张战



叶梦的儿童小说“男孩阿墨系列”极好读。一口气读下来，心里仿佛跃动着一只小雀，眼前漾着初春的风，嘴里有淡淡的蜂蜜味道，心里长着一朵小小的太阳。小孩子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好孩子是怎样长成的？叶梦这部儿童小说以细腻的笔触，真实、生动而有趣地描绘出小男孩阿墨3到9岁的成长轨迹。

“我要去看大河！”
“好！我们去看大河。”
阿墨的故事，从妈妈带着他去看一条大河开始。阿墨有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他特别会“看”，“看”是小阿墨打量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方式。阿墨的“看”，是真正儿童的“看”，事事都好奇，样样都好看。河、山、街道，一个人和一群人，生小宝宝的蚂蚁、飞起来像白点点一样的天鹅，世界上暂时还没有的字、梦里出现的图画，阿墨都盯着看，思考“为什么”和“怎么办”。他总能为这些找到最好的答案，画在图画上，写在作文里。如同妈妈给他讲了无数故事，他又把脑海里的故事反过来讲给妈妈听。这些都是一个真正的孩子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和解释，真实、天真，充满新奇的想法，有趣又令人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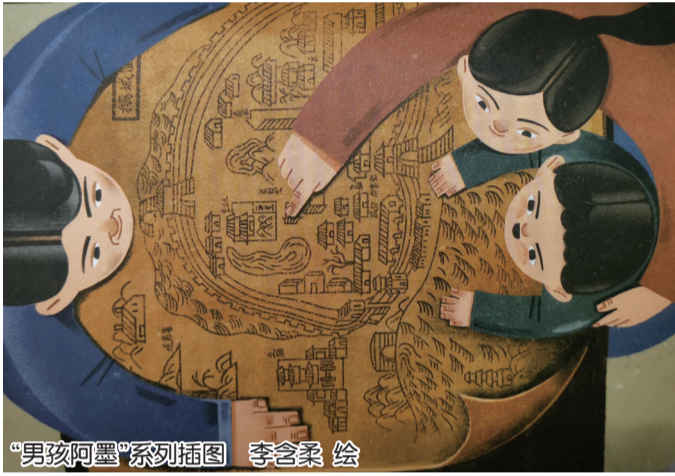
阿墨有一颗柔软的心，他的“看”满怀着儿童纯洁的爱意。阿墨对父母亲人、对小伙伴、对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小动物和大动物，甚至对遥远的星空和宇宙，都有那样深切的爱与关心。妈妈生病，他用意念发动，把自己瘦弱的背脊紧贴妈妈的背，希望将爱与热的能量传递给妈妈。看见苔阿姨杀了黄母鸡，他认定苔阿姨是坏人，大喊：“我不爱苔阿姨了！”从电视里看到艾滋病患者那么痛苦，他马上起身，将藿香正气水、眼药水、花旗参茶掺和在一起，幻想创造出治疗艾滋病的特效药。他把自己想象成是黑皮侠，用巧计制服偷捕亚洲象的坏蛋，解救出亚洲象。

阿墨所有的幻想与创造，他讲的故事、画的画，都立足于对人和世界的爱。他看见这个世界的有趣和美，也不断发现这个世界的痛苦与难题，他想一个个解除这些痛苦和难题。阿墨身上有着儿童生命的善良、纯洁、天真，有着儿童生命的尊严和活泼，体现了儿童情感的丰富，儿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伟大。阿墨爱的能力从何而来？一方面源于儿童善良美好的天性，另一方面也因为阿墨始终生活在一个充满着爱意的环境。在第一册故事里，阿墨与妈妈有这样一段对话。

妈妈说：“阿墨，你看着我的眼睛吧！你从妈妈眼睛里看见什么啦？”
“看见了两个阿墨。”

“妈妈从你的眼睛里看见了两个妈妈。妈妈时刻与你在一起，你还有什么害怕的呢！”

这段对话既是母子生活现场的逼真描述，又带有鲜明的象征意义和抒情意味。母子的对视象征母亲对儿子从不离开的“看见”，爱、爱的



保证、理解、勇气、智慧、陪伴、人类生命一代代延续的浓烈深沉的情感，在母子对视的一瞬间得以流动和传递。这一细节描写生动、含蓄，令人动容，却又情感节制。“男孩阿墨系列”虽以第三人称叙事，每一个文字的背后却都隐藏着母亲视角的视角。阿墨的成长故事，其实就是一位深爱自己儿子的母亲讲述出来的故事。小说里，母亲的形象几乎无处不在，母亲的精神气场弥漫在字里行间。母亲的精神高度构筑起阿墨的精神空间，母亲的审美态度给了阿墨潜移默化了的引导。而阿墨妈妈的爱，并非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私己之爱，而是人类生命世代传承下来，深深烙刻在人类基因里的上一辈对下一辈的爱、保护与指引，人类的情感与智慧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传承下来的。

“男孩阿墨系列”以诗意的笔墨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唯美的世界。叶梦有意对现实世界做了提纯。小说里呈现的世界对儿童是友善的、理解的、保护的。小说也为阿墨的成长精心构建了一个地域色彩鲜明的环境空间。在鹅城，有大河、船、小街、寺庙，扮孙悟空扮得最好的老艺人，还有用方言吟唱童谣的舅奶奶。在星城，则有长江、大山、溪流、大桑树，还有着高大槐树与桂树的古老书院，隐居在山里的头发长长的画家叔叔，带着小吉吉来家做客、长得像观音菩萨的画家奶奶。作者细腻地描绘出不同城市的自然风貌和民俗传统，也生动自然地描绘着家庭的日常生活，不但构建了小说故事发生的自然空间，也建构了



小说故事发生的文化空间。

每一个人都是从童年走来。但是，如果人的一生只是童年的延续，到底是童年拥有了我们，还是我们曾拥有过童年？我们对于“我小时候”的那些故事津津乐道，其实大多都是从母亲嘴里听来，可误以为是自己记得。当我们在童年摔一跤、把头磕出了血，偷吃妈妈藏起来的糕点，到动物园去看老虎，喜欢上一个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小姐姐，为飞走的气球哭泣，为手中热乎乎的鸡蛋欢笑的时候，并不会时时提醒自己：“啊，这是我的童年，我正在度过我的童年”。孩童时的我们更像一头小兽，只顾追逐眼前的光影，不懂得打量自己的来处，也不急于观望自己的未来。如果没有母亲为我们描述，我们不会确切知道童年的模样。如果没有母亲对童年的召唤和确认，我们的童年只会像那只毛茸茸的灰猫咪，隐于灰暗，又在灰色的时光中沉寂。幸好我们有母亲，无论我们长到多大，她都会一次次含着笑、隐着泪，带着来自血液最深处的爱意回忆我们的小时候，一点点、一遍遍，不容置疑，清晰地描绘出我们童年的模样。叶梦的“男孩阿墨系列”就是一部描绘童年与儿童的温暖治愈小说，照亮了我们童年的来路，也提供给我们一条返回童年的路。

新书快递



《少年读山海经》(全3册) 刘兴诗 著 青岛出版社 2021年10月出版

《山海经》是先民对生产和生活的咏唱，是一个阶段人文、历史和科学的总结。《少年读山海经》系列丛书打破了旧有的叙述模式，将人文和地理结合起来，融合多学科常识，同时挑选上百幅古图，配以插画师手绘的趣味怪兽形象和神话场景，让孩子们在生动形象地了解传统文化的同时，懂得中国人执著的探索意识和朴素的科学精神。



《神奇点心店》 [日]广岛玲子 著 [日]加加 绘 仲雷雷 译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1年11月出版

本书被称为“儿童版解忧杂货店”，故事围绕一家神奇的点心店“钱天堂”展开，只有幸运的孩子才能找到这家店，从老板手中买到带有魔力的点心，实现愿望、解决烦恼。另一家点心店“倒霉堂”主人淀淀则售卖专做坏事的点心，由此，两家点心店的老板，因截然不同的理念展开了正邪对决。在阅读中，孩子们得以更好地理解世界、理解人生，思考自己该如何看待机遇、把握机遇，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

短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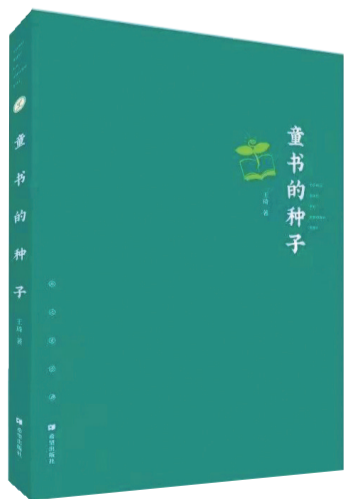
一颗种子长成的儿童文学百花园

□罗向东

《童书的种子》是作者王琦“新世纪全国视阈下山西少儿出版和儿童文学发展研究”项目的重要研究成果，近期由希望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独特的作品。它以宏观的理论探索、微观的实践经验、他者的客观观点，展现了蔚为大观的儿童文学百花园，是出版人的文化回归，是作家的爱心呈现。

贯通出版史、文学史和儿童文学创作，是本书的主要特色。这是本书作者集编辑出版、翻译、儿童文学创作于一身的结果，是一种难得的机缘巧合。王琦专注少儿出版20多年，作为高校外语学院的翻译专业校外导师，作为版权经理人，她不仅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又有扎实的研究能力；作为专业少儿出版社的总编辑，她能够广泛接触和了解儿童文学作家。本书不仅纵论了儿童文学与少儿出版的辩证互动关系，版权输出的特点和要求，童书走出去应当具备怎样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而且从具体的作品和事例展示了怎样才是好的儿童文学和一本童书是怎样走向世界的。这种贯通的、全方位的展示，显示出本书内容的丰富性，决定了其具有多重价值。崔昕平认为：“《童书的种子》选择一种外在的视角，尝试用跨文化研究方法，打破文学史和出版史研究之间的言说界限，呈现两者之间长期以来的相互作用关系。并且，将之置身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重建二者之间、二者于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从而产生一些新的探讨的可能。”不论是出版工作者，还是儿童文学创作者、评论者和研究者，都能从这本书中获得重要启迪。

该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对新世纪以来山西儿童文学的梳理，有着鲜明的区域特色。可以说，这是一部资料翔实、细致入微、有思想深度的新世纪山西儿童文学简史。在《本土、多元、聚力》一文中，作者对新世纪以来山西儿童文学的发展从亲历中进行了回顾总结，阐明了山西儿童文学从传统到现代、从历史到现实、从原创到创新、从本土到国际的新面貌、新趋势、新探索、新聚力，指出“山西儿童文学的队伍和作品日益显现出多元缤纷和蓬勃向上的活力”。从山西少儿出版与儿童文学发展态势中，揭示出山西儿童文学发展的特点与困境，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对山西少儿出版与儿童文学的发展进行了展望。作为附录，作者收集整理山西二十年来少儿出版各类各级获奖图书、引进输出图书等资料，罗列了历届赵树理文学奖·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介绍，并做了2016—2020山西作协儿童文学大事记。这些宝贵的原始数据、信息、资料，为后来的学习者、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海飞认为：“这样的研究，不仅对山西出版有理论价值，也是全国童书出版的一个绝佳的地方案例。”



该书对于儿童文学创作者的启示，除了以上宏观的开阔视野以外，还在于作者对自己创作长篇儿童小说的心得分享以及众多作家、评论家对此的评介。这些内容集中在该书的第四部分“小城回响”中。它既是对之前理论探索的亲身实践，又在名家的评论中显示出实践的丰富性，给有志于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们以宝贵的借鉴。

童书出版，是世界上最神圣、最纯洁、最阳光、最美好的事业。正如铁凝曾说：“为孩子写作，这是艰辛的劳作，这更是一份珍贵的、值得毕生为之付出的光荣与幸福！”作为一个从事童书出版的作家，王琦的一本本著作无疑是源于她对少儿出版和儿童文学的挚爱。

“我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脑海中突然涌上了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散文名篇《绿》里的这句话，《童书的种子》有着碧绿的封面，让人感到生命的勃发、春意的浓郁，仿佛整个世界都溢满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想必作者也是想把书中所描绘的儿童文学出版园地里最动人的色彩最为直接地展现给读者，让读者从心底发出生命的喜悦和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颗“童书的种子”一定会绽放出绚丽的花朵，结出希望的果实。

古清平《神龙寻宝队》系列：



“漫游奇境”是一个古老但又常新的故事类型，约瑟夫·坎贝尔的《千面英雄》将这种故事类型称之为“英雄出发探索神秘世界”的原型，其故事母题甚至可以追溯到古老的神话时代。此类步入奇境的旅程，并不仅仅只是展现先民们对认知之外的奇境异界的渴望与想象，更多是对成长仪式和精神的自在超越的深层隐喻。“离家—回家—离家”的叙事模型也是现代幻想儿童文学当中最为经典、在故事结构上最具代表性，深深俘获了一代又一代小读者的心。古清平的《神龙寻宝队》系列正是近年来“漫游奇境”故事类型中的代表作品之一，我尝试从作品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出发，来探讨此类幻想儿童文学文本的特征和魅力。

《神龙寻宝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城市里长大的10岁女孩岳小萌有一个研究考古学的教授爸爸，由此，她认识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大山爷爷。暑期，父亲带学生进山考古，小萌和守护深山的大山爷爷结伴。一次突如其来的地震，让岳小萌误入龙三子嘲风送国宝回家的法阵。她的出现让许多国宝意外消失，嘲风也因此受伤，被困在了一块石头里。为助嘲风脱困，也为了寻回这些因消失从而在现实世界里掀起轩然大波的国宝，岳小萌和她的好朋友小山、小海一起组成“神龙寻宝队”，在嘲风法力的帮助下，返回古代，寻找失落的国宝，开启了一场场惊险万分又精彩纷呈的历险。

文学满足了人心理和情感的需要，日常生活有其边界，但更有无边的想象世界。幻想小说正是要消解人对限制、对自身枷锁无能为力时的沮丧，不仅有其“幻”，亦有其“真”，既是抽象意义和本体意义之真，也是人的内心之真，充分肯定人的心灵的自由与无限。

人类生活的浓缩与象征是儿童文学重要的功能之一。与童话相比，幻想小说有着更为复杂的情节结构，开掘了文本的深度与广度。“漫游奇境”故事类型对正常时空认知的颠覆、变换与创造，使作品本身天然富于神秘、变幻、奇异等独有的文本特征和美学风貌。日常生活中作为孩子在想象中释放了渴望强大、渴望不受约束的天性，“漫游奇境”作品肯定了人的主体解放与自由发挥，孩子们在阅读心理层面、在超验性的体验中达到想象力和心灵的契合，在幻想之境中找到认同感和自由感。

对在阅读过程中更具“代入感”体验的儿童而言，唤起惊奇和满足梦想的想象的思维方式，使他们的心灵与情感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奇境”与现实世界拥有一条不确定的“国境线”，其一如托尔金在《魔戒》中创造的“中央之国”，这是一个远离现实尘嚣的独立王国，其在历史文化延续、时间与地理坐标上似乎与我们的现实之境相仿，但现实生活中是没有这个独立王国的人口的；其二是与现实世界存在着一条不确定界限的“奇境”，它存在着某种媒介和通道，把读者从现实世界带到幻想

奇境的魅力

□陈香

世界，当然故事主要是在“异世界”中展开，如《纳尼亚传奇》中的衣橱、《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兔子洞；其三就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奇境”，它潜身于现实世界的某个特殊区域，与现实之境同在，由此也展现了双重的“惊异”——超自然侵入日常世界的惊异，和这个具有无限艺术可能性的幻境世界中的惊异。当然，现实与奇境中也需要某种交接点，比如《哈利·波特》中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

显然，《神龙寻宝队》系列选择的是第三种“奇境”方式。故事在现实和奇境中双线交织、绵密展开，奇境中的历险与“天命”改变了日常中的现实。打开“奇境”的门，就完成了从庸常生活空间到奇特想象世界的位移过渡，这是一种从有限到无限的跨越。将惊异感引入现实，串联起现实生活与奇幻情境中的情节转场，奇境与现实世界的交接点，必须符合幻想逻辑。由此，在《神龙寻宝队》系列开篇出现的大山爷爷就成为了关键的一环。这个来自“很很很很很，很深很深的山里”的神秘人物，藏着无数的故事。他说，很久很久以前，传说中的神兽经常出现在人类的世界里，后来因为人类渐渐遗忘了它们，它们便默默离开了，隐藏到了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为岳小萌在深山中与“奇境使者”的相遇埋下了伏笔。

《神龙寻宝队》的故事核心“历险的召唤”，既是岳小萌为弥补过失而展开的自我救赎之旅，更可看作是她和小伙伴们前往陌生世界完成自己的成长仪式。历经考验，才能洞悉成长的奥秘。幻想儿童文学本身，尤其是“漫游奇境”故事，就是让孩子们经历一场精神上的离家、冒险与成长。离家，是对外在和内心自我的一次探寻；解决完问题、实现煌煌成就后再回家，并不意味着又恢复了原初状态，而是孩子们充分认识到了自身的力量，内心充满了新的认知。此时的结束又会变成一种全新的开始，少年成长的欲望又在蠢蠢欲动，新的征程又即将开始。

幻想儿童文学系列作品深谙其中“艺术的技巧”，即层层“解扣”的情节魅力，一个任务的完成，新的任务会随着出现；一个谜题已经解开，而新的谜题又开始出现。环环相扣的情节推进，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的跌宕起伏和悬念感，奇特、惊险又富于节奏感的叙事特质，这就是幻想儿童小说之所以得到孩子们喜爱的原因所在——源于儿童的游戏天性。

需要指出的是，“奇境”的建构绝非可以任意妄为、天马行空，作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创作技巧，以实现“第二世界”的逻辑自治性。因为这是作家根据对第一世界的理解而创造的，它应该完整、丰富而真实，而且必须遵循“异世界”的律法，当读者置身其中时会信以为真。“奇境”内蕴的真实性能否得到读者的信服，是成功的幻想作品与平庸作品的分野。同时，成功的“第二世界”的建构往往源于本土民族真实的历史与记忆，总是根植一种文化传统。比如，纳尼亚世界充满了基督教的隐喻，而《哈利·波特》中的“霍格沃茨”魔法世界则是凯尔特文化的复魅。

显然，《神龙寻宝队》系列的阅读魅力还来自对“奇境”的真实建构与复原。作品将奇境想象与中国远古上古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联，为中国的幻想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理想范式。我们看得出作者在爬梳历史资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文本中的“奇境”与真实历史层面的咀嚼、钩稽和重新组合，让系列作品所呈现出的仰韶半坡、陶寺古国、良渚古城、古蜀都邑，都拥有了符合历史真实的地理风貌、人文环境、社会风貌、文化特征，又充盈着饱满细节想象的历史世界。



《怕风的男孩》 [英]帕梅拉·布查特 著 [英]凯特·辛德雷 绘 范晓星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1年12月出版

这是一本夸张的冒险绘本，也是一本轻松的焦虑释放绘本。作者先是将焦虑情绪放大了百倍，大到足以让一个孩子不敢正视客观事物，但作者又巧妙地把焦虑缩小了千倍，小到孩子可以肆意冒险，无所畏惧。动静结合的分镜构图、夸张而又轻松的画面，恰好可以帮助孩子梳理情绪，还原焦虑的本质，让小读者们在虚拟的冒险中释放恐惧。



《滑溜溜的冰雪运动》 许占鸣、季成 著 扶摇星工作室 绘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

本书主要介绍冰上项目和雪上项目两大类冬季运动，分类科学，内容丰富，设置运动小历史、运动装备和场地、运动窍门、赛场礼仪、注意事项、奥运知识、运动英语等板块。注重知识性与实用性的结合，教给小朋友一些切实有效的提高运动成绩的方法，能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产生对运动的兴趣，向着更快、更高、更远的目标冲刺。